

馆藏精品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二十七卷

远方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.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永乐大典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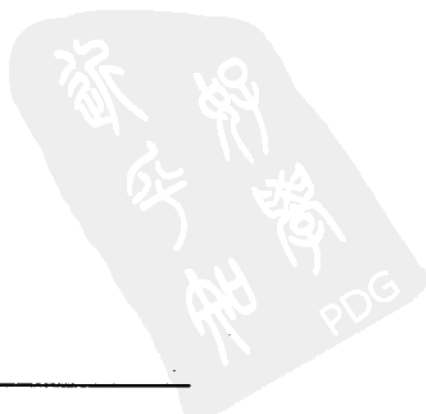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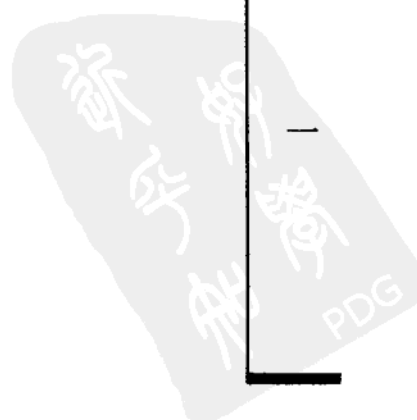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

目 录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二千四十四	二十有	 (1)
〔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〕		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八	二十有	 (31)
〔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〕		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七十四	一送	 (77)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		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七十五	一送	 (112)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		



永乐大典卷之 一万二千四十四 二十有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酒

罚 酒

【事文类聚】：觥其不敬者，周礼。兕觥其觥。注：罚爵也，觥然不用。桑扈凡此饮酒，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监，或佐之史。彼醉不减，不醉反耻。式勿从谓，无俾太怠。匪言勿言，匪语勿语。由醉之言，俾出童羖。三爵不识，矧敢多又。宾之初筵智悼子卒未葬，晋平公饮酒。师旷李调侍鼓钟，杜蕢入寝酌曰：“旷饮斯。”又酌曰：“调饮斯。”又酌堂上北面而饮之，降趋而出。三酌皆罚平公呼而进之曰：“蕢曩者尔心或开，予是以不与尔言。尔饮旷何也。”曰：“子卯不乐。”紂以甲子死，桀以乙卯亡。王者谓之疾日，不以举乐所以自戒惧。知悼子在堂，斯其为子卯也，大矣。言大臣丧重于疾日也。旷也，太师也。不以诏，是以饮之也。师典奏乐尔饮调，何也？

永
乐
大
典

曰：“调也，君之褻臣也。为一饮一食，忘君之疾，是以饮之也。”言调贪酒食，褻近也。近臣亦当视君疾忧。“尔饮何也？”曰：“蕢也，宰夫也。非刀匕是共，又敢与知防，是以饮之也。”防禁放溢公曰：“寡人亦有过焉，酌而饮寡人。杜蕢洗而杨解。”公曰：“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。”遂谓之杜举。檀弓。

【高似孙纬略】：梁孝王游忘忧之馆，集诸游士，使各为赋。枚乘为《柳赋》，路乔如为《鹤赋》，公孙诡为《文鹿赋》，邹阳为《酒赋》，公孙乘为《月赋》，羊胜作《屏风赋》。韩安国作《风赋》不成，邹阳代之，罚酒三升，余各赐绢五匹。

帝幸辟雍，会命群臣赋诗。侍中和逌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。有司奏免官，诰曰：吾以暗昧，爱好文雅。广延诗赋，以知得失。而乃尔纷纭，良用反侧。其和逌等，各罚酒。

石崇，元康六年从京出为征虏将军，有别庐在南县界涧谷中。时征西大将军王诩，尝还长安，与众贤共送在涧中，昼夜游宴。遂各赋诗，不能者，絳邑令潘豹，散骑常侍刘遂，南郡太守石携，各罚酒三胜。观此三事，则兰亭修楔赋诗不成者，罚酒，非止此也。《左传》景公饮酒，田桓子侍。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：“请浮晏子。”公曰：“何故也？”无宇对曰：“晏子衣缁布之衣，麋鹿之裘，栈軫之车，而驾驽马以朝，是隐君之赐也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晏子坐，酌者奉觴进

之曰：“君命浮子。”晏子曰：“何故也？”田桓子曰：“君赐之卿位，以尊其身，宠之百万，以富其家，群臣其爵莫尊于子，禄莫重于子。今子衣缁布之衣，麋鹿之裘，栈軫之车，而驾驽马以朝，是则隐君之赐也。故浮子。”晏子避席曰：“请饮而后辞乎？其辞而后饮乎？”公曰：“辞然后饮。”晏子曰：“君之赐卿位以尊其身，婴非敢为显爱也，为行君令也。宠以百万以富其家，婴非敢为富爱也，为通君赐也。臣闻古之贤君，有爱厚赐而不顾其困族，则过之；临事守职不胜其任，则过之；君之内隶，臣之父兄，若有离散在于野鄙，此臣之罪也；君之内隶，臣之所职，若有播之在于四方，此臣之罪也；兵革之不完，战车之不修，此臣之罪也；若夫弊车驽马以朝，意者，非臣之罪乎？且臣以君之赐，父之党，无不乘车者；母之党，无不足于衣食者；妻之党，无冻馁者；国之闲士，待臣而后举火者数百家。如此者为彰君赐乎？为隐君赐乎？”公曰：“善，为我浮无宇也。”

【续世说】：敬宗时，裴度自兴元入觐。既至，李逢吉不欲度复入中书。京兆尹刘栖楚，逢吉党也。栖楚等十余人驾肩排度，而朝士持两端者，日拥度门。一日度留饮酒，栖楚矫求度之欢，曲躬附裴耳而语。崔咸疾其谄伪，举觞罚度曰：“丞相不当许所由官，啜嚅耳语。”度笑而饮之。栖楚不自安，趋出，坐客皆快之。

【太平御览】《说苑》曰：“魏文侯与大夫饮，使公乘不仁为觴政。”曰：“饮若不尽浮之大白，文侯不尽，公乘不仁

举白浮君也。”

【锦绣万花谷】《文选》：飞觴举白。盖酒杯也。杨大年诗：愁里酒杯浮大白，梦回香冢上孤青。又坡：当须举白便浮君。

《北窗丛录》：阳翟、李存方叔，早以文章见知于东坡先生。晚年坎壈，竟不偶而死。尝赋《老叹》一篇曰：此身常恐竟无成，忧患频更已不惊。下第但能供酒令，他时何意主文盟。耽经漫有春秋癖，闭户犹防月旦评。独对秋风叹华发，暮云萧瑟岁峥嵘。诗尾自题云：东坡去年帅定武，馆中诸学生，别于惠济。东坡举白浮欧阳叔弼，陈伯修，常希古，曰：“以君为主司，而失李方叔，是可罚也。”三君皆惭谢。时文潜在坐，辄复举白浮东坡曰：“先生亦当饮此。”东坡曰：“何也？”文潜曰：“昔元祐初，先生知贡举，而方叔不第，则与三君其罚均也。”士大夫皆传之。

【刘公嘉话】：丈人曰：当裴延龄之横也，丈人座主。顾侍郎挺笏欲击之曰：假秀实笏击贼臣，顾少连笏击奸臣。时会于田镐宅，元友直为酒糺，各罚一盞以弥缝之。俗谓笼合是也。

四 【世说新语】：谢奕作剡令，中兴书曰：谢奕字无奕，陈郡阳夏人。祖衡，太子少傅。父襄，吏部尚书。奕少有器鉴，辟太尉掾剡令，累迁豫州史。有一老翁犯法，谢以醇酒罚之。乃至过醉而犹未已。太傅时年七八岁，着青布绔在兄膝边坐，谏曰：“阿兄，老翁可念，何可作此？”奕于是改容

曰：“阿奴欲放去邪？”遂遣之。

【维扬志】：宋公庠在扬州，使工斲堂涂，取卮酒与之。后知误取，庠使立偿之，而取予者皆被罚。

【卢氏杂说】：崔郢为京尹日，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。丞郎崔乘酒突饮，众人皆延之。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，问曰：“尹曾任给舍否？”崔曰：“无。”谯公曰：“若不曾历给舍，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。”命酒糺来，要下筹且吃罚爵。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，良久方起决。引马军将至毙崔，出为宾客分司。

【事文类聚】：诗句。明当罚二子，已洗两玉舟。百罚深杯亦不辞，快须饮此勿复辞，何用区区较醒醉。城。好诗恶韵应难和，刻烛应须便置觥。城。

赋诗罚酒

【册府元龟】：梁，咸盾善饮酒。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，置酒赋诗。盾以诗不成，罚酒一斗。盾饮尽颜色不变，言笑自若。时萧介染翰便成，文无加点。高祖两美之曰：“咸盾之饮，萧介之文，即席之美也。”卒于领军将军。

【马明叟实宾录】：晋，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。三月三日会，作诗不成者罚酒二升。隆初以不能，罚酒饮毕，揽笔作一句云：“娥隅跃清池，还问娥隅是何物？答曰：“蛮名鱼为娥隅。”桓公曰：“作诗何以蛮语？”隆曰：“千里投公，始得蛮府参军，那得不蛮语。”

著诗罚酒

【金楼子】《杂记·下篇》：高贵乡公赋诗，给事中甄陶，成嗣，各不能著诗，受罚酒。金谷聚，前绛邑令邵荣阳，中牟潘豹，不能著诗，沛国刘遂不能著诗，并罚酒三斗。斯无才之甚矣。

酒失

【册府元龟】：传曰：豢豕为酒，非所以为祸也。而狱讼益繁，则酒之流生祸也。故酣酒者大禹之训，日富者小雅所识。其敢崇饮者周公之格言，不及于乱者仲尼之申戒。乃有沈湎自恣，荒腆不已。狂药内攻，伎心中作。恶言暴怒，奋攘交斗，忤世奸法，蹈祸蒙耻。至或临戎而致败，杀人而不忌，旷废官守天阙生理者，亦比比有之。率用类次，以为民鉴。

又荆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，荆师败，共王伤临战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，竖阳谷。一云谷阳竖，子反内竖也。操参酒而进之，酒器受三升曰参。子反曰：“觔退酒也。”竖阳谷曰：“非酒也。”子反曰：“觔退却。”竖阳谷又曰：“非酒也。”子反受而饮之，子反之为人也，嗜酒甘而不能绝于口。醉战既罢，共王欲复战而谋。使召司马子反，子反辞以心疾，共王驾而往视之。入幄中，闻酒臭而还曰：“今日之战，不谷亲

侍，所恃者司马也。而司马又若此，是忘荆国之社稷，而不恤吾众也。不谷无与复战矣。”于是罢师去之，斩司马子反以为战。故竖阳谷之进酒也，非以醉子反也，其心以忠也。而适足杀之，故曰：小忠，大忠之贼也。《左传》云：谷阳竖献饮于子反，子反醉而不能见。王曰：“天败楚也，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。”《楚世家》云：“晋败楚射中共王，自共王召将军子反。子反嗜酒，从者竖阳谷进酒醉。王怒，射杀子反，遂罢兵归。”

又汉灌夫为太仆，与长乐卫尉窦甫饮，轻重不得。谓饮酒礼数轻重，不得其平也。夫醉转甫，转，以手击之。甫窦太后昆弟，武帝恐太后诛夫，徙夫为燕相，数岁坐法，去家居长安。夫为人刚直使酒，不好面谀。贵戚诸势在己之右，欲必陵之，士在己左，愈贫贱尤益礼敬。夫家居虽富然失势，宾客益衰。及魏其侯窦婴也。失势，亦欲倚夫引绳排杨，平生慕之，后弃之者，夫亦倚魏。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，两人相为引重，其游如父子然，相得甚欢无厌，恨相知晚。夫尝有服过丞相蚡，田蚡也。丞相从容曰：“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，仲孺有服。”夫曰：将军乃肯幸临，况魏其侯。夫安敢以服为解，请语魏其侯帐具。将军旦日蚤临。武安许诺。武安，田蚡也。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，魏其与其夫人，益市牛酒，夜洒扫早帐具。至平旦，令门下伺，候至日中，丞相不来，魏其谓夫曰：“丞相岂忘之哉？”夫不怩曰：“夫以服请宜往。”乃驾自往迎丞相，丞相特前戏许灌夫，殊无意往。及至门，丞相尚卧。于是夫人见曰：“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，魏其夫妻治具，旦至今未敢尝食。”武安鄂一作悟

谢曰：“吾昨日醉，忽忘与仲孺言。”乃驾往，及饮酒酣，夫起舞属丞相，丞相不起。夫从坐上语侵之，魏其仍扶灌夫去，谢丞相。丞相卒饮至夜，极欢而去。丞相常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不得，由此怨灌夫魏其，后丞相娶燕主女为夫人，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。魏其侯过灌夫与俱，夫谢曰：“夫数以酒失，得过丞相。今者又与夫有郗。”魏其曰：“事已解。”强与饮酒酣，武安起为寿，皆避席伏已。魏其侯为寿，独故人避席尔。余半膝席，灌夫不悦，行酒至武安，武安膝席曰：“不能满觞。”夫怒因嘻笑曰：“将军贵人也。”属之，属一作毕。时武安不肯行酒。次至临汝侯，灌婆孙名贤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，又不避席，夫无所发怒，乃骂临汝侯曰：“生平毁程不识，不直一钱。今日长者为寿，乃效儿女咕噉耳语。”武安谓灌夫曰：“程李俱东西宫卫尉，今众辱程将军，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？”灌夫曰：“今日斩头陷胸，何知程李乎？”坐乃起，更衣稍稍去。夫出武安遂怒乃戏骑缚夫。戏读曰魔，谓指魔命之收缚也。系居室，著名属少府弃市。事具总录忿争门。于永，丞相定国之子，少时嗜酒多过失。以父任为侍中、中郎将，康衡子昌为越骑校尉。醉杀人，诏系狱，越骑官属，与昌弟且谋篡昌。送取曰篡。事发觉，衡时为丞相，免冠徒跣待罪。

又周顗字伯仁，中兴建为吏部尚书。以醉酒为有司所糾，白衣领职，后为左仆射领吏部。元帝宴群公于西堂，酒酣从容曰：“今日名臣共集，何如尧舜时耶！”顗因醉，厉声

曰：“今虽同人主，何得复此圣世？”帝大怒而起，手诏付廷尉将加戮，累日方赦之。寻为护军将军，尚书纪瞻置酒请顗，及王导等，顗荒醉失仪，复为有司所奏。诏曰：“顗参副朝右，职掌铨衡。当敬慎德音，式是百辟，屡以酒过为有司所绳。吾亮其极欢之情，然亦是濡首之诫也。顗必能克己复礼者，今不加黜责。”初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，复颇以酒失为仆射略无醒日。时人号为三日仆射。庾亮曰：“周侯末年，所为风德之衰也。”又云：“伯仁风德雅重深远，危乱还江东积年。恒大饮酒，尝经三日不醒。人谓之三日仆射。”

晋庾纯为河南尹，以司空贾充奸佞，与任恺共举充，西镇关中，充由是不平。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，充谓曰：“君行常居人前，今何以在后？”纯曰：“且有小市井事不了，是以来后。”世言纯之先尝有五百者，充之先有市魁者，充纯以此相讥焉。充自以位隆望重，意殊不平。及纯行酒，充不时饮。纯曰：“长者为寿，何敢尔乎？”充曰：“父老不归供养，将何言也？”纯因发怒曰：“贾充，天下汹汹，由尔一人。”充曰：“充辅佐二世，荡乎巴蜀，有何罪而天下为之汹汹？”纯曰：“高贵乡公何在？”众坐因罢，充左右欲执纯。中护军羊琇，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，充惭怒，上表解职。纯惧，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。上表自劾曰：“司空公贾充，请诸乡校并及臣。臣不自量，饮酒过多，醉乱行酒，重酌于公。公不肯饮，言语往来，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。卿为无天地，臣不服罪自引。而更忿怒厉声，名公临时宣谕。遂至

荒越，礼八十月制。诚以衰老之年，变难无常也。臣不惟生育之恩，求养老父，而怀禄贪荣，乌鸟之不若。充为三公，论道兴化，以教义责臣是也。而以枉错直，居下犯上，醉酒迷荒，昏乱仪度。臣得以几才，擢授显位，易戒濡首，论海酒困。而臣闻义不服。过言盈庭，渎慢台司，违儿子宁度，不不以训。请台免臣官，廷尉结罪。大鸿肤削爵土，敕身不谨，伏须罪诛。御史中丞孔恂，劾纯请免官。诏曰：先王崇尊卑之礼，明贵贱之序。著温克之德，记沈酗之祸。所以光宣道化，示人轨仪也。昔广汉陵慢宰相，获犯上之刑；灌夫托醉肆忿，致诛毙之罪。纯以凡才，备位卿尹。下惟谦敬之节，不忌覆车之诫，陵上无礼，悖言自口，宜加显黜，以肃朝伦。遂免纯官。

后赵，徐光为石勒记室参军。石勒如苑卿，召光，光醉不至。以光物情所凑，常不平之，因此发怒。退为牙门，勒自苑卿如邺。徐光侍直，愠然攘袂振缨，仰视不顾。勒因而恶之。让光曰：“何负卿而敢快快耶？”于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狱。

南齐集度为东宫直阁将军，好饮酒，醉辄暴怒。高帝常使人节之。

周山图为给事中冗从仆射、直阁将军。山图好酒多失，时帝数加怒诮，后遂自改。

到拊，永明中为御史中丞。车驾幸丹阳郡宴饮，拊恃旧，酒后狎侮同列言笑过度，为左丞庾杲之所糾，賤论。

曹景宗为领军将军，高祖数宴见功臣，共道故旧。景宗醉后谬妄，或误称下官。高祖故纵之以为笑乐。

李肃为黄门郎，性酒狂。熙平初，从灵太后幸江阳王，继弟肃时侍饮颇醉，言辞不逊，抗辱太傅清河王泽，为有司弹劾。灵太后怒之，出为章武内史。

卢昶为雍州刺史，性好酒。曾于妇氏饮宴，小有不平，手刃其客。程灵蚪为梁郡太守以酗酒为徐州刺史武昌王鉴所劾失官。既下梁郡，志力少衰，犹时为酒困。久去官，禄不免饥寒。

裴茂伯，为黄平王赞文学。好饮酒，颇涉疏傲。末年剧饮不已，乃至伤性，多有愆失。

薛孤延，初仕东魏为左卫将军，左厢大都督。与诸军将讨颍川，延专监造土山，以酒醉为敌所袭据。疑川平，诸将还京师，宴于华林园。文襄启魏帝，坐延于阶下以辱之。

鲁爽祖宗之为竟陵太守，北奔，爽仕魏为荆州刺史。襄阳公镇长社。鲁爽幼染殊俗，无复华风，鹿巾使酒，数有过失，魏太武将诛之。后遂将家属归宋。

北齐高隆之，初仕后魏骠骑大将军。西魏文帝曾与隆之因酒忿竞，文帝坐以黜免。高祖责隆之不能协和，乃启出为北道行台。

皮喜为豫州刺史，诏让其在州宽怠，以饮酒废事。威不禁下，遣使者就州决以杖罚。

于若袭父祚爵为巨鹿国公，若多酒过为叔父景所摘杀。

甄楷侍中琛之子，琛启除秘书郎。宣武未葬，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，饮戏免官。

王澄为荆州刺史，闻郭舒名引为别驾，澄终日酣饮，不以众务在意。荆土士人宗廩，尝因酒忤澄，澄怒叱左右棒廩。舒厉色谓左右曰：“使若过酒，汝辈何敢妄动？”澄恚曰：别驾狂邪？诬言我醉，因遣掏其鼻，炙其眉头，舒跪而受之。澄意少释，而廩遂得免。

王直方为右补阙，太和九年，出为兴元府城固令。直方始为镇州，册赠使谒祖暮于邢州。时刘从谏自以位兼宰相，于直方礼有所不至。直方饮酣，颇以语侵之。从谏怒，具以表闻。直方素有直疏，文宗虽嘉之，然非当时奸邪所乐。及是以直方家于城固，因而遣之。

田谓为泉州刺史。宝历二年，削谓官一任，征本州盐铁院官裴汾铜四十斤。谓使酒与汾交争，为本道廉使举奏，因各惩罚。

薛延老为殿中侍御史翰林学士，因饮酒沈醉。文宗闻之，以为失于敬慎，遂罢翰林。

李景俭为谏议大夫，凌茂公卿大臣，使酒尤甚。寻出为建州刺史，未几元稹用事，召还，复为谏议大夫。长庆初，景俭退朝，与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、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、起居舍人温造、司勋员外郎李肇、刑部员外郎王鎰等，同谒史官都员外郎独孤郎，乃诣史馆同饮。景俭乘醉，遂入中书。偏诣时宰，面诘侮王播、崔植、杜元颖，皆呼其姓

名，词颇慢易。播等知其狂酒，且逊止之，以事闻。诏曰：“丞相府署，国家枢机。上法三台，下临百辟。若等威可紊，则堂陛不严。谏议大夫李景俭，乃因酣醉，辄肆叨渎，昏呶侮慢，靡所不为。询其狂态，甚用惊听。宜加谴责，以守遐荒。子非深克，勉自修省。可漳州刺史，仍驰驿发遣。又贬独孤郎为韶州刺史、温造郎州，李肇洋州，王镒郢州，坐与景俭同饮也。

萧颖达出为豫章内史，意甚愤愤未发。前预华林宴，酒后，于座辞气不悦。沈约因劝酒，欲以释之。疑达大骂约曰：“我今日形容，正是汝老鼠所为。何忽复劝我酒？”举座惊愕。高祖谓之曰：“汝是我家阿五。臣钦若等曰：颖达齐光禄大夫赤斧，第五弟也。与梁同姓，故云我家阿五。沈公宿望，何意轻脱。若以法绳汝，汝复何理？”颖达竟无一言，唯大涕泣，帝心愧之。梁，谢览为侍中，颇乐酒。因宴席与散骑常侍萧琛辞相底毁，为有司所奏。高祖以览年少不直，出为中权长史。

荀仲举，字士高，疑川人。仕梁为南沙令，从萧明于寒山被执，长乐王尉景甚礼之，与景剧饮，啗景指至骨。文宣知之，杖仲举一百，或问我邨知许。当是正疑是鹿尾尔。

平鉴为扬州刺史，其妻生男。鉴因喜酣醉，擅免境内囚，误免关中细作二人。醒而知之，上表自劾，文宣特原其罪。

后唐萧愿为太常少卿，明宗朝，祀太征宫。愿乘醉预公